

唐敏著



女孩子的 地图



新世纪出版社

女 孩 子 的 地 图



唐 敏 著

新 世 纪 出 版 社

人生准备丛书

女孩子的地图

唐 敏 著

出版发行：新世纪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广州华南印刷厂（沙河濂泉路42号）

规 格：889×1198 1/32 印张5 2插页

版 次：1998年8月第1版

印 次：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7—5405—1769—7/I.209

定 价：10.00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人的一生很短暂，
并不会感到自己已经老死。他们
给教，画出了自己的时来。再自，我料知人夫想生病就
你很想陪没生命是这样短暂。当生命结束时，人是无能为力的。
因为如此，年轻的花朵少女不要把人生看成一个漫长的、无
的过程，稍微一松手，你的一生就从手指尖里溜走了。
活着，每天都有希望。我看到一人，他每天都盼望明天会比
好一点，下一次机会要比上一次好一点，前不久他得了癌症，命
绝了，他才明白，原来没有更好的，希望欺骗了他。
有根基的希望是幻想，人的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一切的决定
于最美丽的花朵。你年轻时时候准备了什么，你的将来就收做

世界是美丽的，也是残酷的。从火中可以飞出凤凰，也可以
不灰灰。
每个今天要珍惜，为了机会要努力，没有好的今天，绝不
会有好明天。
幸运之星属于珍惜今天的人，今天的幸运不能抱
守的，它是爱的付出。
女孩子的爱更细腻温柔，都是 界最大
的力量。



梦想成真



磨白
8.



目 录

- 1 我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 17 心的故事
- 29 无定向的罪恶
- 41 女人与虞姬之美
- 53 潇洒的感觉及戴安娜
- 65 美丽的孤独
- 79 同心合意牵手缘
- 91 有心就是有情
- 101 沉默的珍珠
- 113 和童年告别
- 131 愿你心灵手巧
- 147 拼出你最美的图画

女孩子的地图

**我想到
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我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我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这个美好的心愿，是我们的心灵刚刚开始有愿望的时候就产生的。当我们还是个很小的孩子时，这愿望因为我们还那么小、对世界一无所知，而显得格外的美好。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灵魂被无限的美丽所征服，使我们相信在狭小的房屋和街道之外，有神奇的世界和美丽的梦幻在等待我们。

这种幻想不同与其他的需要和渴望，它没有具体的物质形态，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肉体的暂时需要它在我们灵魂深处涌动，给我们极大的幸福感觉，在我们心灵里长大，使我们首先懂得了希望的美丽，并把这希望刻在心上，对我们人生未知的将来充满信心。

这就是心灵在长大的感觉啊。

因为有这种成长的美感，童年时代的幻想有着无法超越和替代的特殊性，它的美丽也是后来的现实生活无法取代的。

对女孩子来说，这种能使灵魂妩媚地飞翔的幻想更具有温柔的爱意。

当我们很明确地意识到我们是个女孩子的时候，我们对远方的幻想完全不同于男孩子。

男孩子们会说：“我们要去占领远方，所有的地方我们都要去占领！我们要杀光那里的坏蛋！”

女孩子们却不爱听这种侵略性极强的话，女孩子们在想：“我们要去远方寻找美丽的花园，到那里建一所小房子，养一只猫和一只狗，给森林里的小鸟喂食物，用山泉给小鹿饮水。每天采集鲜花放在窗前的花瓶里。”

读过《白雪公主》的人都喜爱森林中那所可爱的小屋子，七个小矮人的小用具和他们的小淘气。这就是最典型的女孩子的幻

梦啊。童话故事里保存着女孩子们最宝贵的幻想，使我们对美丽的白雪公主终身难忘。

当我们在幼年遭遇挫折时，我们真想离开让我们受尽委屈的地方，我们都希望能够像白雪公主一样，有一个藏在幽静森林中的小花园和小房子，有一群真懂得爱我们的小精灵围绕着我们。

我小的时候，对生活不满意、很痛苦的时刻，我就想离家出走，到很远的地方去，带上我心爱的猫，躲到没人知道的山林深处，让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死了，让爸爸和妈妈为我悲伤，而我只在黑夜的星光下悄悄地回来，在家门前放上一束山里的野花。第二天，我的父母会为这束花而惊讶，他们再次想念起失踪的女儿，潸然泪下。

我所遭遇的悲伤就在这些幻想中慢慢平息。那些令我悲伤的事情一点也记不住了，留在心底的是那些美丽的梦想，那些关于遥远地方的森林和茅屋、猫和野花的意象。

后来我读《白雪公主》的时候，内心多么惊讶这童话的创造性！这是多少女孩子的集体梦想的结晶啊，和男孩子们的反抗、毁灭、侵略和征服的欲望截然相反，白雪公主在密林里抚养小矮人，与野兽们甜蜜相处的岁月，是多么打动女孩子的心啊。女人的心就是这样的，她们生和养的本能在白雪公主身上完全地体现出来，还有对高贵身份的向往、对忠诚爱情的渴望，全都完美地融汇在这个童话里，对女孩子来说，没有比这个童话更加体贴她们的灵魂了。

女孩子内心的爱，是她们和这世界联系的纽带，这也是生命的本能。和女孩子有关的童话，没有比这个情境更美好的了，这个童话是女孩子世界的蓝本。

当女孩子逐渐长大以后，知道童话是超现实的幻境，不再把

我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这样的幻想当真。可是美好生命之根已经扎下。虽然现实生活和科技知识告诉我们，童话是不会成为现实的，我们向往远方的心情却依然存在，只不过我们的想象不再超越现实，远方有了明确的目标，我们把西藏和新疆当成梦寐以求的地方，或者把东方的大海和西边的昆仑当做遐想的领域。

童年时代完全自由的遐想、那不着边际的思绪的飞翔，那轻松透明的灵感的翅膀变得沉重，被现实世界的泥浆粘住，以至这对美丽的翅膀从我们的灵性中拔除。在成年之后，也许会轻视童年的幻想，却不知道这是我们心灵的成长剂，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宝贝。

女孩子和男孩子生命的本质不同，女孩子的内心，创造多于破坏，热爱生命多于征服与毁灭。女孩子总是喜爱和生养有关的事物，我们的生命趋向是建设性的。这是喜好武力和权力的男孩子的本质中缺乏的。在关于远方的梦想中，表露出女孩子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面。

女孩子们可能会看不到自己有这么美好的生命本质，但我们确实是具备了美好生命本质的人。如果有心去看看女人眺望远方的眼神，再问问她们对远方的遐想，人们一定会被女性内在的美丽所感动。

可我们太容易忽视我们的优点了，周围的意见可能打消我们许多有创造性的思维，仿佛谁都比我们有生活的经验，人们总是不习惯有人突破他们的生活范畴和经验，去做所谓“冒险”的事情。尤其是女孩子，要想朝心灵中向往的远方起飞，一定会有最慈爱的手来拉住起飞的翅膀。

“你是一个女孩子，你千万不可以这样冒险的！”

“你要听爸妈的话，我们这样爱你，你不要去做这么困难的

事，你不会成功的。”

于是我们的勇气消失了，我们又回到了祖祖辈辈们活惯的圈子里，远方对我们来说可能永远只是一个地平线，远方的憧憬不再燃烧，原本能使我们直上云霄的力量也离去了，一切让我们不同凡响的光芒黯淡了。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我们本来不愿面对的平凡生活，直到我们年老之后，我们也许会同样地拦阻比我们还要年轻的女孩子飞向远方。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苦难，而是来自过多的溺爱。

难道说，我们满足于每天衣食无忧的日子就够了吗？难道说我们活着只为了肚子的饱足吗？或者说我们的精神内涵只是追逐几个明星和一些流行的观念和新式的游戏吗？

不，我们不愿意这样。

年轻的生命一定会冲破阻力，冲出泥潭般令人窒息的陈旧的日子。

也许有一万人同时受阻，被上一代所谓的慈爱和不放心、被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困住，要滞留在一个狭小的生活幻境中，可是对远方的向往，对更广阔天地的想象，不会在这一万个心灵中全部消失，童年的幻想所滋养起来的信心和勇气，随着我们的成长也在开花结果。是不是迈出改变命运的一步，每个人都拥有上帝赐给的自由选择的权力，也许这一万人中间，只有十个人使用了这种权力，而绝大部分的人都放弃了、或者不知道使用这个权力，但这十个人的榜样是非常重要的，这可贵的千分之一是我们人生的曙光，他们带来整整一代人的改变。

当所有的人都还困惑的时候，哪怕这十个人全都失败了，不幸成为被人嘲笑的对象，但是他们的勇气却会唤醒其他人的奋斗的决心，童年的幻想不再是幻想，而成为我们真实的生命历程。

我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我很清楚地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突然有一批年轻人要去上山下乡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的大街小巷上冒出许多热血青年的大字报，坚决表示要到农村去“战天斗地”，仿佛他们不去农村，中国革命就不行了，又给人一种不着边际的希望，好像只有这样激烈的行为，类似悲壮的牺牲，将来的人们才会有好日子过。

那一年学校停课了，我已经十五岁，却无所事事地游荡着，满街地读大字报，看这些后来被成为“知识青年”的中学生们的豪言壮语。他们在前面的两三年内充分展现了革命的绝对的热情，可以说是狂热至极，现在又出了连自己的命也要革掉的主张。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说法，这是一种社会性的施虐之后的自残行为，并在自残的过程中得到变态的满足。

啊，事实难道真是这样可怕的吗？

如果用心理学的这种说法来评价当年的青年，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人们宁可肯定当时的行为，也不愿去剖析它。科学和冷静的分析是谁也承受不了的，时至今日也没有人愿意面对当时中国人的精神病态，人们总是要把责任推到某些个人的头上，好像所有的错误都是那少数的几个人造成的。这种对灵魂的责任的逃避充斥于后来的时代，谁都是受害者，无数的人写了无数的文章来表示他的无辜和受害，其中就找不到有人承认他是害人的人。我想，将来不了解这段历史的年轻人，看到这些“受害者”的表白，一定无法理解一件事，那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受害者，而没有害人者？这种集体的、全民族的伤害，结果是没有人造成的？！

时至今日，在毁灭的丛林中再生出来的新树木，年轻的人们已经不知道有过“知识青年”这种人，他们想象不出来世界上曾

经有过如此毁灭自身的一代青年。

我再一次回想当年的情形，回想那些年轻人的理想之光，那充满一代青年人的最宝贵的情热，那闪亮的眼睛，被激情燃烧的目光里含着迫切期待。在红色旗帜和红色语录组成的海洋的狂涛中，他们也感觉到天翻地覆前的惶恐，他们把眼泪压下，却以为他们所去的遥远的穷乡僻壤，能把他们带进理想的王国。

盲目的献身、集体的赴汤蹈火，把所有灵魂深处的柔美的诗情画意都践踏了，女孩子内在的生命繁殖能力所引发的爱的情愫也荡然无存了。那年只有十五岁的我，看见过那些装在大卡车上的女“知识青年”，她们挤在男“知识青年”中让我感到心跳——

她们几乎和男孩子一样，穿着男性的服装，还戴帽子，军队的草绿色帽子，要不是耳朵边露出她们硬邦邦的毛刷子般的小辫子，根本分辨不出她们是女性。她们向满街欢送她们的人群招手，看到这么年轻的女孩子也去“赴汤蹈火”，很多做父母的人站在路边流泪，很多老人忍不住说：“怎么女孩子也要去？”

我拥挤在人群里，看着这些女孩子年轻的脸，心中呼喊着一个声音：“我不去，我绝对不去上山下乡！但愿我长大的时候不要遇到去农村的事情！”

车子上的青年人胸前戴着大红花，在沿街铺天盖地的锣鼓声中经过，路边的人们被他们激励起浑身的热情，到处是深受感动、振臂高呼的人们，车上的革命小将满脸的荣誉感和神圣感，也振臂高呼着口号，回应着群众的激情。望不到头的大街上，到处是炮仗的响声和淡蓝色的硝烟，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革命进行曲，街道两旁人潮涌动，青春的辉煌在那一刻被推向了极至，而我的心里却在极力地对抗着这样伟大的场面。

我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和我一起去大街上观看欢送红卫兵小将到农村的，也是一个小女孩子，我们的脸色都很难看，回家的路上，小巷子显得非常安静，静到不像是这么一个狂热的年代所该有的，和大街上神圣悲壮的气氛相差太远了，简直让我们不敢相信这悠长静谧的小巷、古老的木屋和青苍的树木是属于我们的生命的。

记得在观看了第一批知青下乡的场面后，我和我的女伴说了这样的话：

我问她：“你愿意去吗？”

她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死也不去！”

我说：“我也不去。”

她又说：“要是硬赶我们去，怎么办？”

我马上觉得心里疼痛，朗朗丽日之下，我知道我们是无法逃避的。我多想能成为隐形人，活着却没有谁看得到我。

这时，我的女伴充满期望地说：“也许再等两年，到我们十八岁的时候，就没有上山下乡这回事了，我们自然就不必去乡下了。”

这话使我大得安慰，同时又觉得刚才那些大卡车上载着的青年人非常倒霉，居然等不到没有上山下乡的好日子。

我问女伴：“没有上山下乡了，你打算去干什么？”

她很坚决地回答：“我是要去上大学的。”

她的想法同样也令我不可思议，不过我又幻想，也许几年之后真的会有上大学的好事呢？听说小学和中学停课的日子也要结束了，从1966年夏天开始，我们被关在校门外有两年多了。革命改变了一切，什么样的奇迹不会发生呢？也许有一天又发动了全国疯狂办大学的运动，人人都成为大学生呢。只要革命小将们再来一次大革命，什么样的奇迹不会产生呢？

于是我对我那有远见的朋友说：“那好，我也去上大学。”

事实上，上山下乡的“运动”一直延续到1977年才结束，我们的大学梦一生也未曾实现。

我无法忘怀的是那些为理想献身的青年，尤其那些勇敢的女孩子。因为第一批去农村的知识青年完全是处于自愿的，那些和男青年一起献身的青年要显得更加地英勇。她们在我眼前一闪而过的形象，令我热泪盈眶。就是在上山下乡运动以后，我还是赞美他们那举世无双的纯洁热情，如同投射在黑夜中灿烂的礼花，纵然如烟消散，还是给后来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

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出大幅照片，火车站和汽车站里人海如潮，给我悲壮已极的印象，但是知青们的特写照片却是意气奋发、笑容满面。

据我们家邻居从火车站现场回来说的又是另一回事了，他们会声绘色地描述火车开动的瞬间，火车站里突然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哭喊声，最先哭的是女孩子和她们的父母，后来连最勇敢的男青年也动容了，就算咬紧牙关没落下泪来，他们的脸也都变形了。

在人群中以幸灾乐祸的口吻讲述这事情的人，得意洋洋地表演车上车下“生离死别”的悲伤，这些没心没肺的家伙，都是毛头小子，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里已经锻炼得铁石心肠了，死人尚且不怕，何况是哭哭啼啼的事。不过听众中倒是长嘘短叹的，没人敢多说什么，心里都很难过。我立刻想象起那撕心裂肺的哭声从地面上骤然升起，直上云霄，化做隐隐的雷声郁积在乌云里。我在黑夜里坐在床上胡思乱想，这些悲伤的哭声萦绕我的灵魂，这些年轻人的命运和我是有关系的！我不能不想这可能也会临到我头上的灾难。我想象那万众一心的哭声，倾倒在云端，一定会化

我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成连绵不绝的大雨，把我们的城市淹没的。这想象令我害怕，是我青春期到来之际的阴暗心理，也是我不可逃脱的命运。

后来我也成了知青队伍中的一员，因为我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

热火朝天地送走了几批知青后，人们对这些年轻人的命运已经不再关心。街道上每隔几天就送走一批知青，观望的群众越来越少，欢送仪式逐渐简化，没了锣鼓、没了鞭炮、又没了大红花和大红旗，最后连大卡车也没了，知青们直接到火车站去上车，根本没人关心走了多少年轻人。到最后，每家每户都像古代抽壮丁修长城一样，只能留一个孩子在身边，其余的都得去农村，小将们的革命行动最后成了一种强制性的命令，强行迁走轮到下乡青年的城市户口，凡是有子女要去下乡的人家无不以泪洗面，被迫去农村的那个人简直比做了犯人还要倒霉，心如死灰地走到农村去。这成了那个年代最大的痛苦，折磨着千家万户。

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期，我经常回忆起第一批知青下乡后寄回来的信件，这些信被抄成大字报张贴出来，和所有革命歌曲和样板戏里唱的和演的一样，房东大妈半夜来给他们盖被子，老贫农送来热米饭，生产队开忆苦思甜会，地主家里找到了变天帐。还有人描写祖国壮丽的河山，以及他们手上的血泡肩上的脱皮。可是后来的信就上不了街了，诉苦的、绝望的心情都寄了回来，农村极度贫困的现实再也隐瞒不了了。受不了苦从农村逃回城市的知青成了最惹人讨厌的对象，如同垃圾一样臭哄哄地散布在城市里，人们忘了几年前是如何把他们当英雄送走的，上山下乡让无数青年的热血冷却，过去辉煌的理想和绝对勇气成了笑柄。

难道说当年的理想和热情都是可笑的吗？难道一切只是愚蠢

吗？

不，青年的热情永远是对的，远方永远有人眺望、也永远有人去闯荡。回忆当年，值得我们肯定还是只有年轻人的上佳的勇气。虽然失败是难以接受的，虽然世人总以成败论英雄，我觉得后来鼓舞我一生的，依旧是我亲眼见过的这种刺目的理想之光。

说起当年的理想，年轻人为之献身的目标很多是大而无当的，“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等等，但也有很具体的，比方说“共产主义实现，就是坐公共汽车不要买票。”很多人为此高兴得不得了，觉得天下不可能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90年代的青年看到这个理想恐怕会笑掉牙齿，觉得当年的人傻得可以了。可我不这样想，在这看来可笑的理想之中蕴藏着渴望生活改变的美好愿望，虽然选择的道路是适得其反，但人们确实是怀着最美好的愿望去“烈火焚身”的。要是没有当年的失败，就不会有今日的中国，不会有强大的经济改革的兴起。

当时的人们靠着盲目的行动，试图改变生活，创造一个新天地，人们都在寻求更好的出路，过更好的日子。他们以为只要拿出比绝对更加绝对的热情，就能寻找到灵魂里渴望的出路，带给中国一个崭新的人间天堂。

正因为有这样惨痛的失败，中国人才改变了寻找出路的方向。

失败有时比成功更加值得怀念。

伴随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是务实的风气，经济社会注重金钱的作用。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年长的一辈，或许会认为年轻人缺乏理想；而青年一代却认为老一代的那种理想太荒唐，根本不值得学习。两代人对理想的价值观有不同的认识，仿佛从两个极端互相对视，这里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老一代的理想是建立在“大公无